

法兰西一颗猝然划过的流星

——纪念莫泊桑逝世130周年

陶君函

1893年7月6日,居伊·德·莫泊桑在精神病院结束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终年43岁。在短短10年的主要写作生涯中,莫泊桑创作出《羊脂球》《我的叔叔于勒》《项链》等300多部中短篇小说和《一生》《漂亮朋友》等六部长篇小说。作为世界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短篇小说作家,莫泊桑与安东·契诃夫、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他短暂而绚丽的一生正如一颗夺目的流星,划过夜晚的天际,那一瞬的震撼与无尽的回味,永映读者心间。

“一只大象把鼻子伸进了大海”

莫泊桑凭借讽刺小说闻名于世。他的小说小中见大,对底层人在社会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尤为关注。小职员、木匠、雇工、残疾人的日常生活等都成为莫泊桑描绘的对象,揭示了周遭人们的虚荣心和拜金主义,折射出法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反映了小人物的心酸与苦楚,而这一切与其复杂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

1850年,莫泊桑出生于法国诺曼底一个落魄的贵族家中,父亲居斯塔夫虽名为贵族后裔,实则家族产业已然无几。母亲洛尔家境优渥,莫泊桑的外祖母是法国文豪居斯塔夫·福楼拜的教母。因为父亲居斯塔夫生性放荡,莫泊桑父母矛盾日益加剧,初经世事的莫泊桑曾斗胆流露出些许不满。最终,父亲的不知悔改伤透了母亲的心,在莫泊桑11岁那年,父母永久分居,此后莫泊桑随母回到诺曼底。

“我们去哪儿?”
“你喜欢的地方:埃特尔塔。”
一听说要去埃特尔塔,小莫泊桑欢呼跳跃起来。面临大西洋,埃特尔塔的海滨风光为莫泊桑提供了最早的自由观察的平台。他将埃特尔塔海岸描绘为“一只大象把鼻子伸进了大海”,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海滨沿岸的风光。正是在这里,他度过了一段无拘无束的自由时光。母亲洛尔在向莫泊桑介绍文学作品之余,不愿束缚莫泊桑的天性,让莫泊桑自由地徜徉在乡间,埃特尔塔也成为莫泊桑心中的故乡。

埃特尔塔为莫泊桑的创作提供了自由的舞台,莫泊桑与埃特尔塔下层人们之间建立的深刻友谊,成为这座城市在他心中的最深烙印。诺曼底生活也成为莫泊桑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埃特尔塔多次出现在莫泊桑笔下,在其早期长篇小说《一生》中,莫泊桑对海上生活的熟稔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当船已推到斜滩上时,一下就轻松了。小船顺着圆卵石滑下去,发出撕裂布匹似的响声。船在激起泡沫的小浪花上停稳了,大家就都上了船。

“所谓才华,不过是持久的耐心”

1868年春,已经在伊夫托教会学校度过约五年学习生活的莫泊桑,终于被这所以充斥各种清规戒律闻名的森严学堂开除了,成为了第一个被该校开除的贵族

学生。然而,对于莫泊桑而言,被开除并非是非痛心的经历,而是终于摆脱了森严规章约束的解放。跟随母亲生活的莫泊桑是幸运的,母亲并没有苛责他违背教规,而是通过一笺信札,将他送到了诗人路易·布耶家中学习诗歌,同时莫泊桑开始得到福楼拜的指点。多年后,在小说《皮埃尔和若望》的序言中,莫泊桑深情地写到:“我首先结识布耶,甚为亲密。两年后,我又获得了福楼拜的友谊。”在布耶猝然离世后,福楼拜开始以一种慈父的态度,毅然担起了培育莫泊桑的任务。在莫泊桑前往巴黎上大学前,福楼拜用布耶的话勉励莫泊桑:“所谓才华,不过是持久的耐心。”

福楼拜的劝勉似乎成为了某种预言,在此之后,莫泊桑生活得十分坎坷,但正是这丰富的经历为这位伟大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1869年,莫泊桑开始了在巴黎大学法学院的学习,一年后,普法战争爆发,莫泊桑被征召入伍,怀揣一腔爱国热情,拒绝了父亲将他调往后勤处的建议。然而,法军在战争中大败,莫泊桑无可奈何,直至战争终结也并未杀死一名敌人。普法战争成为日后莫泊桑小说中表现的重要题材。他用文字有力地揭露出法军的无能和普军的凶残,讴歌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

战争结束后,莫泊桑迫于生计,前往海军部,开启了小职员的生活模式。由于海军部人员冗杂,等级森严,莫泊桑只能从不受薪职员做起。小职员的枯燥生活看起来与莫泊桑的天性很难调和,但莫泊桑却出人意料地应对了这单调乏味的工作,并多次得到晋升。这段经历给莫泊桑的写作带来了深远影响,因为似乎从来没有一位作家像他一样如此细致入微地体验到,日复一日机械式的工作是如何摧残人的志趣并消磨人的体力的。他将机关大楼比作“办公牢房”,小职员走进大楼办公比作“罪人前来投案自首”。莫泊桑自己也感叹道:“世上真不知有多少能够成功立业的人,都因为把难得的时间轻轻放过而致默默无闻。”不过正是以自身经历为基础,莫泊桑才能在后日的创作生涯中产出一大批反映小职员生活的经典之作。

回到巴黎之后,莫泊桑又开始每周拜访福楼拜,并持之以恒地将习作呈递恩师求教。莫泊桑尝试了多种题材,从诗歌到戏剧,终于在短篇小说中寻得了灵感,在给母亲的信中,他激动地写到,自己决定写一系列关于“小人物”的短篇小说。至此,莫泊桑终于找到自己文学创作的路径。的确,还有哪位作家更擅长描绘小人物的生活呢?浸淫在政府机构多年,莫泊桑自身已然可是他笔下那一位位小职员的原型。福楼拜颇为欣喜,不过他仍然告诫莫泊桑不能操之过急,不断地锤炼语言是一位作家最重要的品质。时间荏苒,莫泊桑珍视福楼拜的告诫,构思出一篇篇短篇小说的框架,完成了一次次描绘景色景物的练习。

我们敬仰那颗傲然划过法兰西上空的流星,但请别不认为莫泊桑的文学素养是自天而降的。著作等身的莫泊桑当然是高产的,但是我们应该记得他磨练写作的那些艰辛时光。莫泊桑曾回忆道:“三周末每晚我都尽力写作,然而未写出一页干净的稿纸。”



▲莫泊桑的长篇小说《漂亮朋友》以宏大的叙事手法,从一个贵族式的家庭,拓展到了法兰西的方方面面,勾勒出法国社会中投机家的丑态和社会的病态。图为改编自《漂亮朋友》的同名电影剧照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

1879年,经过长期写作锻炼的莫泊桑终于完成了第一篇传世名作——《羊脂球》。福楼拜在读过这部小说后,激动地给科芒维尔夫人写信,信中提到:“《羊脂球》,我的弟子的小说,是一部杰作。我今天早上读了校样,我坚持用这个词:一部结构精妙,富于喜剧性和观察力的杰作。”

在不到三万字的篇幅中,《羊脂球》有力鞭挞了普鲁士侵略者的残暴、法国军队的懦弱、上层人虚伪自私的面孔和底层人备受压迫欺凌的无奈。莫泊桑将社会各阶层的代表齐聚在这辆小马车之间,鲜明展现了作者好恶之情。广大读者初见《羊脂球》时,无不为在集体性规训下被残害的羊脂球感到同情。作品中精致的细节描写,以及恰到好处的冰天雪地的环境描写无不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莫泊桑十余年的劳苦奔波和艰难求索终于在这一部传世名篇中得到了回报。在“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中,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文坛首秀无疑是最惊艳的。1880年4月15日,刊有《羊脂球》的

小集子《梅塘晚会》问世。莫泊桑一跃成为法国文坛的重要小说家,收获大量报社约稿。不久后,莫泊桑辞去小公务员职位,成为母亲洛尔一直所期待的全职作家。

在短篇小说之余,莫泊桑长篇小说的写作也达到了较高水准。在出版的六部长篇小说中,《一生》《漂亮朋友》均被列入世界名著之林,《漂亮朋友》更是以宏大的叙事手法,从一个贵族式的家庭,拓展到了法兰西的方方面面,勾勒出法国社会中投机家的丑态和社会的病态。下级军官杜洛阿来到巴黎,进入一家报馆当编辑,通过人际钻营和勾引上层社会女性,从而逐步升迁。小说结尾暗示,杜洛阿很有可能成为议员或是内阁部长,可谓前途无量。《漂亮朋友》一经发布,便引起了社会轰动,在报界引发强烈反弹,多家报社刊文抗议,指责莫泊桑通过杜洛阿这样流氓似的人物败坏巴黎报业之名誉。莫泊桑不得不登报刊文,声明杜洛阿只是一个极特殊的例子,选择报界作为背景仅仅是因为“报纸无处不通”。《漂亮朋友》的销售非常顺利,单行本在短短四个月内发行37版!

对于《漂亮朋友》中可憎的主人公杜洛阿,莫泊桑曾毫不隐讳地承认:“漂亮朋友就是我。”作家将自我经历融入到笔下人物,当然能使描写栩栩如生,但另一方面莫泊桑对风流韵事的叙述似有些沾沾

自喜,某种程度上损失了对可恶的投机客的批判力度。在《漂亮朋友》中,莫泊桑全方位展现了自己的写作才华,线索铺设环环相扣,情节动人心弦,其涉及内容之广,揭露政治和资本相互勾结之深,体现了莫泊桑对法国社会的深切思考。

作为19世纪80年代最高产的小说家,莫泊桑在短短10年内创作了大量小说,深入剖析法国社会种种弊端,其作品的思想性和其深厚的语言功力,注定让其傲居世界文学之林。莫泊桑在《一生》结尾处写下,“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莫泊桑一生似乎完美印证了这句经典名言,在度过籍籍无名的前半生后,凭借数部经典一跃成名,又在功成名就之日,如流星般逝去。

“莫泊桑像冰,也像冰糖”

早在任职小职员时期,莫泊桑就常寻花问柳。27岁时,便因感染“梅毒”而病倒。这位文学巨匠将对于女性的敌意和鄙视都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中,一生不相信爱情。当得知自己感染“梅毒”,莫泊桑感到一股发自内心的喜悦,“梅毒”成为了他的一种“保护”,因为他再也不

用担心被性病传染了。性病引发的神经痛,长期折磨着莫泊桑。从30岁起,莫泊桑便开始借助麻醉药减轻身体疼痛,然而莫泊桑很快便无法戒掉上瘾性强的麻醉药。在给自己医生的信中,莫泊桑写道,在完成《皮埃尔和若望》这部长篇小说时,“没有一页不是在用乙醚把自己陶醉了的情况下写的”。

性病的困扰,加之药品的毒害,大大损伤了莫泊桑的健康。自1889年起,莫泊桑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出现了严重的幻觉现象。1892年新年,莫泊桑在尼斯母亲家晚餐后,坚持要回到戛纳住所。深夜,作家试图割喉自杀,并将手枪对准太阳穴按下扳机,所幸弹头已经被更换为假子弹。1月8日,莫泊桑被送进巴黎帕西医院治疗精神疾病。1893年7月6日,最后一次癫痫的发作终于夺走了这位天才作家的生命。

莫泊桑绘制出了一幅19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风俗画,将现实主义的艺术推上了一座新的高峰。莫泊桑的好友、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评价道:“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是笑或是哭,但永远是发人深思的。”芥川龙之介说:“莫泊桑像冰,也像冰糖。”他的文字既入木三分地揭露现实,又如蜜糖般赞美真情。莫泊桑既渴望真挚的感情,又不敢让别人走进他的心里。“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也许是对莫泊桑最好的评价。



▲《漂亮朋友》
[法] 莫泊桑 著
徐和瑾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



▲《羊脂球 莫泊桑短篇小说集》
[法] 莫泊桑 著
黄可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

作家读经典

它的漫长让我饱尝阅读的富足

徐则臣

最近几年,重读最多的作品就是《静静的顿河》。这是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140万字。140万不是个小数目。阅读经常像赶路,你会希望它早一点结束。但我读得极为享受,每次重读都兴趣盎然,都有新的所得。它的漫长让我饱尝阅读的富足。与20年前的第一次阅读相比,当初诟病它的农夫一样传统、老实乃至笨拙的写作方式,今天全成了它的优点。我为人物和情节恪尽职守、不卑不亢地沉默着前行心生敬意,我被沉默的故事所具有的情感、思想和艺术的力量所打动。

何为沉默的故事?所有的小说都要讲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是讲出来的,以声音、以文字的方式,那么,谈何沉默?我所谓的沉默的故事,是指在写作和讲述的过程中,尽量悬置作家个人过于明确的价值判断。不做判断不代表没有立场,而是要将立场和判断像盐溶于水一样,有机地融入到小说的血肉中。

小说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个“思想”的焦虑。你是个有学问的、有思想的人,还是仅仅作为一个人会讲故事的说书匠?小说要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发言,如果不作清晰的判断,是否可以称其为

“发言”?小说家如何才能与思想、灵魂、深刻、洞明、担当等宏大的词汇建立联系?小说与散文与论文的境界究竟在哪里?这是很多小说家,甚至写作多年的小说家都会像紧箍咒一样不时萦绕脑际的问题。我也不例外。

但是这几年,我越来越厌倦写作和读那些貌似高深、犀利,满篇名言警句,一张嘴就满口大金牙的小说。当年为之上头入心的那些作品,多年后重读,经常发现其议论之幼稚、抒情之空洞、判断之不及物,也发现它们的浮华、喧嚣与大而无当。阅读的过程中时不时要出戏。当然,我不会因此彻底否定那些作品,而是发现它们有过强烈的“过时感”。那么,是否所有“过去了的作品”都会有过时感?当然不是,恰恰是那些当年觉得笨拙的、老实的、认认真真心无旁骛地讲故事的作品,比如《静静的顿河》,让我有强烈的入戏感和现实感,让我感觉到小说的元气淋漓,同时对小说可能具有的细腻、浑成和拙朴拉朽的力量感到震惊。

何以如此?一者,正如美国作家辛格引用其兄的那句话:看法总会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二

者,小说的力量归根结底来自故事内部,来自故事中形象的那一部分,而非外挂的抽象出来的判断。

故事的思想性和深刻程度来自故事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来自它是否有足够的阐释空间。同样,小说家的思想深度,也并非直接来自他的学识、修养、逻辑思维能力和判断力,而是来自他的学识、修养、逻辑思维能力和判断力辅佐下的敏感、直觉、对复杂人性的宽阔理解、对含混和歧义丛生的情境的准确把握与表达。所以,作为深刻个体的作家,未必能写出丰富、复杂、深刻的作品,而那些似乎不那么符合深刻的诸般指标的作家,往往写出了有足够概括力的宽阔博大的作品。

小说的丰富、复杂和深刻建立在它的多解性上。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就是一部伟大的戏剧,莎士比亚就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如果一千个读者只有一个、十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就是一部平庸的作品,莎士比亚也就是一个平庸的作家,在今天将无人知晓。

《哈姆雷特》的丰富、复杂和深刻,

正是建立在莎士比亚悬置了自己的判断,最大限度地让人物自由言行的基础上。人物出场,形象地展示自己和生活,观众和读者见仁见智,由此形成自己的判断。一旦作者站到前台,代替人物和语境作出判断,观众和读者就会受到单一化引导,对作品形成狭窄和单一的理解。再高明和深刻的作者,你也只能提供有限的见解,而一部丰富、复杂、充满多解性的作品就像一个房间,仅有一扇门、一扇窗户不足以连通广阔的世界,它要亮堂堂,必须凡墙都是门。

写作经年,我们一定深谙各种花拳绣腿,也掌握了众多圆熟有效的技巧,知道在哪个环节用力可以更出彩更讨巧。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当然很好,技不压身,但失了分寸,技可能耍坏事。我们太聪明了,大知道怎样讲故事才能金光闪闪、夺人耳目;我们一不留心就忘了老老实实干活儿,一不小心就会想抄近道、抖机灵,露出满嘴的大金牙。我们等不及人物张口,迫不及待要替他们说。把中心思想说出来,把段落大意说出来,把微言大义说出来,把自认为微妙的、高明的、得意的那些东西像小商贩的杂货一

样摆出来。我们唯恐读者听不见、看不到、理解不了,环佩叮当,我们把所有值钱的首饰都挂在身上。我们一不留心就会把自己当成那个最聪明的人,像传经布道一样写小说。

我们写着写着就沉不住气。我经常会在自己的小说中,尤其长篇小说里,看见某一瞬间闪过的那自己那张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脸。刚开始写作那会儿,我误以为这是才华,现在知道了,那是缺陷,是短板,是我自己做了自己的敌人。好的小说不应该只有作者一个人的声音。它应该是复调的,众生喧哗的,是人物在相互辩诘,把问题往深处掘进,而不是作者一声令下,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人物只充当牵线木偶。

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小说家们都懂。但做起来着实不易。我们能克制自己发言的欲望吗?我们沉得住气吗?我们有平常心吗?就算我们克制得住自己,沉得住气,也有了平常心,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细节落实能力,把所有高深的道理充分地形象化、细节化、故事化?我经常 would 想起小时候在大河里游泳,一群小伙伴一个猛子扎到深水

里,脚尽量探到河床,踩着水往前走。游戏规则是不能露头。走几步还好,走十几步也没问题,30步50步之后,我们就开始自然上浮。每个人都必须跟自己的浮力作斗争。我们要能憋得住气,还得掌握继续下潜和快速前行的技能,否则你就不可能是最后一个浮出水面的。好作家,就是要力争成为最后一个浮出水面的人;好的小说,就是在水下亦可安稳致远的一次次潜行。

回到《静静的顿河》。重读两遍之后,只要一有空,我依然会拿起来,风吹哪页读哪页;或者听,我下载了小说的音频,散步的时候戴上耳麦,随机点开一节,声音一起,就能迅速地进入小说的情境。不是我专注,而是源于“原生态”的故事具有的非凡格局、境界和魅力。铅华洗尽,肖洛霍夫就那么诚恳、质朴、从容、自然、平常心地娓娓道来,这个“沉默着的”故事便具有了巨大的力量。它也让我感受到了小说这个文体,以及作为小说家的尊严。

(作者为知名作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